

明史资料丛刊

第三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3.6

明史资料丛刊

第三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B 03246.1

本刊编辑组:

李济贤 林金树 任道斌

本 编 辑:

李济贤 林金树

明 史 资 料 丛 刊

第 三 辑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8.875 插页2 字数220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300册

书号: 11100·107 定价: 1.16元

责任编辑 王士君

《明史资料丛刊》编辑缘起

一、明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，文化典籍很是丰富，虽经清代乾隆间毁禁，由于民间复壁深藏，大半得以保存下来，其中很有史料价值且未经刊刻之稿本亦为数不少。为了给史学界提供研究资料，特搜求我所及各有关单位所收藏之珍本，择其与研究明史有关者，编排整理，刊印出来，供读者参考和利用。

二、本刊以收明人所著野史笔记、年谱家乘、档册契约、村镇乡志为主，清代人专记明代史实之书，间亦采录。本刊所收之书，以未经刊刻之稿本和最初刻本为主。其有两个刻本以上者，则以较完全之版本为蓝本，而取他本相校，希冀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完备的本子。

三、一些字数较少之短篇零帙，尽量以类相从，数种汇编一辑；篇幅较大，卷数较多者，则分成数辑；专题资料则以专刊形式出版。

四、本刊据原书编排，取消空格抬头，加标点。书中避讳之字，于原文之下注明原字。若“盗”、“贼”等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等之诬称，亦不加引号，以保存原貌。凡与原文有异同之处，书后附校勘记。每种书前冠以简短前言，介绍作者生平、版本及收藏情况。其著者传记可考者，附于书后。

五、我国图书浩如烟海，尤其明代野史稗乘，种类尤繁，编者限于见闻，遗漏孔多。凡我同志，不乏珍密之本，遇有所知，请举以相告，以便辑入本刊，敬请大力支持，以匡不逮。至于本刊所选之书，容有不当，校勘标点亦不免舛错，至希不吝指正，以便再版时修改，是为幸甚。

谢国桢

一九八〇年六月

目 录

《谷山笔塵》摘录·····	(1)
《玉塵新譚》摘录·····	(133)
《乱离见闻录》·····	(229)
《明史资料丛刊》稿约·····	(278)

谷山笔麈摘录

【说明】《谷山笔麈》，十八卷，三十五类，明于慎行著，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刊刻。

于慎行（1545—1607），字无垢，山东东阿人。隆庆二年进士。万历初年，进修撰，充日讲官。后历任侍讲学士、礼部侍郎、吏部侍郎等职。十七年，迁礼部尚书。十九年因事“引罪乞休”，闲居十余年，《谷山笔麈》即此时所撰。三十三年复官。三十五年入阁参予机务，不久病卒，谥文定。于慎行“学有原委，贯穿百家”，在万历朝词馆中“文学为一时冠”。除《谷山笔麈》外，还有《谷城山馆文集》、《谷城山馆诗集》、《读史漫录》等著作。

《谷山笔麈》是一部内容丰富的笔记，保存了不少明代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的有价值的史料。由于作者长期充任御前讲官，又曾任职礼部、吏部，因此明习礼仪典章，了解朝廷内幕，故该书所记有关明代内阁、封藩、勋戚、宦官、职官、科举、财赋、刑法、边备、朝仪等制度以及嘉靖、万历时期的内阁纷争等较详，且多为笔者耳闻目睹之事。此外，书中还对明代的史学、地理、宗教、民族等作了记述。当然，对其论事的观点，应持分析态度。

本书除万历间刻本外，还有清康熙十六年刻本，流传都不广，初刻本更为少见。这里采用的是谢国桢先生珍藏的万历本。全书十余万言，这次标点付印时，对其中与明史研究关系不大者，作了适当的删节。

笔麈题辞

余幸以年家子事先生于词林，为后进。辱先生不鄙夷，时相过从，与之谈论今古，扬扞文艺。余聆其言，若惊河汉，颺其识，如陟泰岱而望吴门。世言新都博而不核，弇州核而不精，博而核，核而精，余于先生见之矣。比归卧东山，益得以其闲讨探当世得失之故，于是旁搜博采，属词比事，史摘漫录、笔麈次第而成书。客岁，余赴召，约先生晤别于岱。夜语良洽，因手笔麈稿以示余。余受而北征，輶焉，舟焉，而稿俱焉。展之则朝家之典章，人物之权衡，经籍子史，礼乐兵刑，以至财赋厄塞之区，耳目睹闻之概，纤悉具备。而又综二氏之异同，考四裔之源委，运折冲于寸管，总经纬于毫端，信经国之大业，宁尾尾詹詹资清暇之谈柄已乎？乃若琐、梦褚（诸）篇，托寄远而切劘深，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于座侧者。余每恨曩侍先生日，犹未能少尽先生之奥，今幸于此而复睹一班（班）也。既卒业，爰缀其拳拳服膺者如此，以复于先生。且有请曰，蒲轮且至执斗魁而不妨挥麈，惟先生饶为之，余谨辟囁以俟。

年家子北海冯琦书

谷山笔麈摘录目录

卷一	制典上	制典下			
卷二	纪述一	纪述二			
卷三	迎一	藩封	恩泽	国体	
卷四	相				
卷五	臣				
卷六	勋	阁	伶		
卷七	经	典	籍		
卷八	诗	选	举		
卷九	官	月	俸		
卷十	谨	建	言	明刑	
卷十一	筹				
卷十二	形	赋	币		
卷十三	仪	冠	服	称谓	
卷十四	杂	杂	考		
卷十五	记	杂	记	杂记四	杂闻
卷十六	琐	论	略		
卷十七	释	附	录		
卷十八	夷				

吾师文定于公，有谷城全集及读史漫录行世，小子宪间尝少效编次之役矣。第恨史录坊刻，谬付佣书，罔识校讎，犹仍鱼鲁，意甚歉焉。兹岁公车报罢，适公子中翰君纬，奉使东还，与之昕夕联舟，因复出师所为笔麈手稿视。宪潸然卒业，慨慕弥深。大都错综今昔，挥霍见闻，无论国故典章，观若悬象，即间杂齐谐，亦属劝百，此其意指所向，则略与史录同。而墙篱载笔，有触辄书，标置未遑，良亦有待也。宪窃夤缘绪言，绌绎条贯，敬厘为卷者十有八，为类者三十有五，实不能赞乎一词，亦匪敢秘其鸿宝。编摩既竣，用归其副(付)于中翰君。兰台石室，不可无此一编，知非独王谢家物耳。

万历癸丑秋七月既望，福唐门人郭应宪熏沐勒于黄石山堂。

谷山笔麈卷一

明东阿谷山于慎行著

门人福唐郭应宪编次

男于纬校梓

制典上

唐制，天子御殿见群臣，曰常参。朔望荐食诸馐，有思慕心，不能御前殿，则御便殿见群臣，曰入閤(阁)。宣政前殿也，谓之衙。衙有仗。紫宸便殿也，谓之阁。由正衙唤仗，由阁门而进，百官随而入见，谓之入阁。以此推之，乃以常朝御正衙，朔望御便殿也。本朝朔望御正殿，百官公服朝参，而不引见奏事。每日御门视事，百官常服朝参，诸司奏事。盖以朔望御殿，备朝贺之礼，而以日朝御门，为奏对之便，较之唐制善矣。

国初，设官以品秩为上下。当时朝仪，想亦专叙品级，不分散要。世宗自甲午以后，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，即岁时肆礼，唯讲会同之仪，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。穆考登极，始复常朝，鸿胪搜求故实，多所散失，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。以予所见，班行其东西分立，则勋臣在酉上东面，不与百官齿。左班面西侍立，一品、二品为第一行。三品次之，为第二。四品、五品京堂次之，为第三。宫坊五品、六品次之，为第四。翰林六品、七品次之，为第五。两房中书次之，为第六。此为一段。其下则六科为第一，吏部第二，中书舍人第三，此为一段。其下则御史第一，五部次之。自此以下，品级官制素不可纪矣。右班面东侍，则锦衣在前，五军都督府次之，其后七十二卫指挥等官，不

惟班次不可知，即冠服蓝缕，往往而是。叩头礼毕，则左班内閣，右班锦衣，俱由玉陛升，立金台左右。六科升，立甬道左右，东西向。御史立于甬道左右，北向。其北面行礼班次，则公侯、驸马、伯列三班于前，去文武阶次稍远。其下则文武两班同上御道，左右分立，一品、二品为第一，三品第二，四品、五品京堂至翰林、史官、吉士第三，科道、中书第四。其下则六部郎官，亦颇紊乱。其同班叙立，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，官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，官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，讲读学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，惟让金都，少詹、光学士在金都之上。至于六部郎官，往时或叙衙门，一吏，二礼，其下则户、兵等部，故有主事立于郎中之上者。其后户部主事贺邦泰者，以礼部在其上，尝上疏争之。有诏六部郎中并列，员外次之，主事又次之，以官品为叙。然熟视诸曹与吏部齿者，咸蹙蹙若不敢先。久之，又稍稍紊矣。右班武臣当以都督为先。自世庙以来，锦衣权重，又陆、朱诸公皆三公重衔，官在都督之上，故立于首，若与内阁相视者，而都督以其贵宠，不敢与亢故也。万历戊寅，朱太傅已没，掌锦衣者俱都指挥等官，相沿旧规，仍立前列，其后遂有争议。部中以锦衣贵重，竟不能持可否，乃令锦衣仍前立，行稍下，都督立其后，稍上。鸣鞭行礼毕，则锦衣升立金台，都督方为首行矣。此迁就之方，非正礼也。

古时五等之爵，原有等级。如唐爵，国公一品，郡县公二品，侯三品，伯四品，子男五品。至宋略仿其制。惟本朝公侯伯三等，皆在一品之上，不与文武齿矣。

大明会典，官员隔一品避马，隔三品跪，惟法从不然。今诸寺大卿皆三品也，乃避尚书、侍郎。公侯勋臣在一品之上，乃避内阁。六卿二品避内阁。亚卿三品避太宰。文官八九品者亦与公侯抗礼，道上不避。此倒施也。史官、谏议与六卿抗，抑亦过矣。会典所载，直为不与同品者比，非欲以新进书生与朝廷老臣分廷而

坐也。近世风俗大坏，人心不古，大臣持禄固位，折节于台谏，台谏怙权恃力，抗颜于大臣，安所得廉远堂高之义哉。若大臣不爱官爵，即自重不为抗，台谏不畏强御，即守礼不为诟，奈何其不然也。

国家典章制度掌故，所守不肯深考参稽，多所谬误。往在部中见一二事可笑。如金山列庙妃嫔，岁有遣祀。其谕祭之文，皆其初附祀典，出于先朝所命，叙其奉供之劳，此易世，即当更者。又或仅隔一朝，犹称庶母，皆当时之称谓也，今已累历朝数矣，以伦辈推之，皆在高曾以上，而犹用旧文，此何理也。又国初仁、宣以来，为天潢长支，其视诸王之行尊者，皆叔父也，故王书有叔无伯。其视诸王同行者，皆弟也，故王书有弟无兄。此自当日伦叙言之尔，今历数世，长幼之伦，互有上下，而赐书之文，犹用旧稿，至有以伯为叔，以兄为弟，又何礼也。两房中书，惟据旧稿抄誊，不核世次，诸公以为故事，不甚咨省，故讹谬至此尔。南京太庙已不设主，惟奉先殿有五祖神主，以仁孝皇后配享，此亦一大谬也。

昔颜鲁公请定唐列圣之谥，以为周之文武，称文不称武，称武不称文，盖举其至者故也。今列圣谥号太广，有逾古制，清自中宗以上，皆以初谥，以省文尚质，正名敦本，议者皆以为然。或谓陵庙木主玉册，皆已刊勒，不可轻改，其事遂寝。不知陵庙所刻，乃初谥也。人臣当国家，制度苦于不能深考，为识者所讥，此其证矣。鲁公议谥号，最为有见。然当时，尊号徽称至十余字，何不并议更之。夫无上之尊，近于无名，即谥止一字，不为贬损。然追崇祖先，褒述功德，即称名稍谥，亦不为过。奈何身临宸极，临制万方，而徽号尊称重累不已，益无谓矣。本朝庙号，多至十六字，比之唐、宋尤为过谥，惟年号不更。及主上临御，不上尊号，此唐、宋所不及也。然圣母徽称，累至数字，亦觉太溢，此与人主尊号何异。尊养之至，亦岂在弥文繁称哉。

本朝谥法亦有参差，庙号十六字，而亲王谥止一字，此以多为贵也。亲王一字，而郡王、大臣二字，此则以少为贵也。后世庙时，谥真人为四字，则又以多为贵矣。

宋高宗山陵，朝议以世祖为号，尤衰驳之。谓光武以长沙王后布衣崛起，不与哀平相继，称祖无嫌。太上中兴，实继徽宗正统，以子代父，非光武比，乃称高宗。以子继父，不当称祖，诚万世断案，而嘉靖上成祖庙号，无以是告者，岂未深考与，抑知而不敢也？

唐制，二月八日及生日、忌日，公卿朝拜诸陵。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宫观，天下诸司，亦于国忌行香，至宋犹有宫观行香之礼，外州不同也。汉、唐以来，诸帝升遐，宫人无子者，悉遣诣山陵供奉，朝夕具盥栉，沾衾枕，事死如生，至宋不闻有此。本朝国忌上陵，及内殿有祭，不行香宫观之礼。诸陵惟中官洒扫，不遣宫女，皆前代所不及也。

本朝行出，乐设不作，回銮乃奏鼓吹。初不解其故，及读南史，梁武帝有事太庙，诏以斋日不乐，自今銮舆始出，鼓吹从而不作，还宫乃如常仪。方知驾出不奏鼓吹，盖有所本云。

唐、宋郊祀之典，费至巨万，每以国用不充，旷而不举。此未达蚩粟陶匏之义也。唐每郊祀，启南门，灌其枢，用脂百斛，即此一端，他可知矣。今都城南门，亦闭不开，惟郊祀驾出方启，不过数军士推转之耳，何至用脂数百斛耶。

本朝后妃多出民间，勋戚大臣皆不得立，亦其势使然，顾于国家有益。观汉宣帝许后，起微时登至尊日浅，从官车服甚俭。及霍后立，舆驾侍从日盛，赏赐官属以千万计，与许后时悬绝。女子若生长富贵，不知民间苦乐，起而居天下之上，纵志奢华，无所憾惜，人主又从而悦之，奇技淫巧，必从此作，天下敝矣。閭閻子女，平生所见，固少奢丽之观，一旦享至尊供奉，方且骇惧，若不敢当。其于服食器用，必有爱惜，不至暴殄，且在人主

左右，得以民间所见，朝夕陈说，使九重之上，知民间情苦，胜于箴诵训谏当万万也。祖宗立法之善，此其一云。

唐时，公主下嫁，舅姑拜之，妇皆不答。至德宗始从礼官言，公主拜见舅姑、兄弟，舅姑坐受，兄弟立受，如家人礼，此可为后世法矣。本朝公主出府仪注，三日拜见舅姑，公主东向，舅姑西向，立受二拜，较之唐制已为不侔，然尊卑之分，犹自不紊，第不知果能如仪否。而王府郡县主君出嫁民间，乃或持唇尊之体，与舅姑抗，此不知令甲者耳。

制典下

古今规制大略相仿。自汉以来，奏事得请，辄报曰可，即今之是也。江左诏书画诺，唐时画闻，即今之知道也。其称奉圣旨，则自宋然矣。

唐时，废置州县，除免官爵，中书为发日勅，请御画而行，即所请制日也。今制诰命惟书成进览，用宝而行，不请御画矣。

唐史，崔胤奏事，昭宗与之从容，或至燃烛。高骈子使人给毕师铎曰，已有委曲，在张尚书所。当时，臣下奏对，谓之从容。机密文书，谓之委曲。此虚字实用也。唐时，臣下取旨，谓之候进止。宋时臣下取旨，谓之伏候指挥。本朝谓之请旨定夺。此实字改用也。

唐制，降诏之外，有所访于君臣，则用朱书御札。今内降御札，犹用朱书，其例防此。

今制，平行文移，率用准字，即準也。自唐以来，皆用準字。至寇準为相，省吏避其名，遂减十字，至今不改。

唐初，诏敕皆中书、门下所撰。乾封以后，始召文士元万顷、范履冰等，待诏北门，谓之北门学士。玄宗即位，始置翰林院于银台门内，以处艺能技术之士。又置翰林待诏，掌四方表疏批

答，应和文学。又以诏书文诰悉由中书，多致壅滞，始选朝官有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。开元二十六年，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，别建学士院于翰林之南，俾专内命。至德以后，天下用兵，深谋密诏，皆从中出。翰林学士例置六人，以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，以独当密命故也。贞元以后，为承旨者多至宰相。此唐时始末也。宋时，以中书舍人掌内制，翰林学士掌外制，每有除命，锁院撰草，有所不合，贴黄执奏，而宰相之选多在�其中。至于医卜供奉，亦附翰林。此宋时翰林大略也。今之内阁，即承旨、两制之遗，而权任过之。学士以下，讲读、撰述分领艺文之事，若汉之承明、金马，而书画技术之流分置两殿，视宋之制为尽善也。

唐之选法，五品以上，宰相商议可否，以制敕行之。六品以下，吏部铨才奏拟，诏于告身上画闻，而无所可否。其后宰相权日起，拾补以下，皆不由吏部，非正法也。本朝卿貳开府、五军都督及各边大将，吏、兵二部会九卿推补。方面及将领，吏、兵二部各推二人名，诏用其一。守令以下，则径拟一人，诏旨报可，无所可否矣。法与唐略相似。而就中主持，皆由本部，九卿与会议，无所从违，视古之吏部不啻重矣。

汉、晋以来，朝官乘车，犹有古制。唐将相王公，皆乘马。至元和中，宰相张弘靖出为幽州节度，雍容骄贵，肩舆造太极殿。又昭宗讨李茂贞，长安市邀宰相肩舆，诉其无罪。即此数事，唐已有肩舆之制矣。宋初，朝臣亦乘马。三品以上，方用絨座，以别等威。及建炎南迁，以江南街路滑，始许朝士乘檐子，亦肩舆之制也。承平日久，渐习安佚，自古然矣。国朝文武大臣，皆乘马。自景泰以后，三品文臣，例许用轿。勋戚一品，惟年老宠优者，方敢陈请，他不许也。

唐制，中官服色，即中尉枢密，皆褙衿侍从。僖宗之世，始具襴笏。至昭宗即位，大祀圜丘，又命以冕服剑佩侍祠。盖杨复恭恃援立之功，威陵（凌）震主，故以是假之也。按唐初士人服衿，马

周上言，请加襴袖襖，为士人上服。开袴者，为缺袴衫，庶人服之，想即所谓襖衫也。衣、裙分谓之襖，如今边将箭衣之制。袍施横幅於下，谓之襴，今之襴衫。本朝中官贵极於四品，其后多赐蟒玉为一品之服，而朝服则不以服，此亦襖衫之遗也。惟司礼之长，遣祭中霤，则有祭服，其徒多图之画象，以为荣观。可见冠冕法服不施管御，自昔然矣。

唐、宋宰相执政受命，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。至节度使受命出节撤阁屋，无倒节理，以示不屈，其重如此。本朝自永、宣以后，大小除拜，止于题疏报可，不给诰敕。即内阁六卿，亦止片纸书名，传宣所司，边镇大将，捧制敕而出，如遣一使，视古宣麻推轂之礼，抑何远也。

唐制，拜官之日，即给告身。其人先输朱胶绶轴价钱，方请书给，即今之诰敕也。宋制亦然。每至宣麻诞告，锁院演纶，词头已下，外人未知，其密且重如此。

国初，拜官之初亦给诰敕，其后除授升迁，止奉成命，吏部备云旨意，移以咨札，以为凭据，至考满覃恩，方给诰敕，以奖其成，是虚者反重，实者反轻也。世衰俗敝，惟利否所在以为重轻，而不知大体，故训词累牍之褒视如文具，而批答一言之报宠若丘山。非累牍轻，而片言重也，劝戒者虚而黜陟者实尔。夫君父之命如纶如綍，恩则雨露，威则风霆，奈何以进用为荣，而因以重其言，以奖成为虚，而因以轻其典耶？人心世道此足以观矣。

唐时，致仕官朝参之班，在本品见任之上，此意甚雅。至宋时，大臣虽隆贵显赫，其考终书衔，以有致仕为荣，故当时致仕大臣，相知为诗贺，其重如此。本朝，致仕官居乡，礼体与见任同，而无朝请之文，然犹有古意也。乃迩来世俗薄恶，日趋頹敝。大臣悬车，至不见礼于小吏。而士大夫贪逐名宠，往往以致仕为讳。而有得罢去者，辄曹聚而唁之，何论贺矣。嗟夫，此所

关系甚大，非浅见者所知。即语之，亦不解也。

唐庄宗时，吴越求以金印、玉册封国王。有司言，故事惟天子用玉册，王公皆竹册，又非四夷，无封国王者。帝曲从繆请，予之。今制，两宫徽号用玉册，亲王金册，郡王镀金银册，印如其册。而国王之号，亦惟施于四夷，宇内不封也。

宋理宗谕群臣曰，近来早朝多奏臣下辞免小事，而事体大者乃从缴进，甚非临朝听政之意，今后宜就早朝面奏。此与本朝制度大略相同。总之，承平之体相袭而（尔），然皆非开创之规也。

元时，宰相拜住，言朝廷虽设起居注，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，上之言动，宜悉书之，以付史馆。可见起居之废，肇自胜国，上下之隔久矣。观通鉴续编所纪元人事实，与今实录规格不甚相远。以此知本朝实录，乃国初馆阁诸公，沿袭元人之法而成，所以远不及古，良可慨也。

元至中叶，经筵之制大备。以勋旧大臣知经筵，次至同知讲读以下，大略如今日之法。宋时所未有也。

至治三年，命学士曹元等纂辑累朝格例，名曰大元通例，颁行天下。天历元年，又命儒臣采辑本朝故事，准唐宋会要，名曰经世大典，即今会典体也。

宋、元封赠大父母，降父母一等。封赠父母，降本身一等。盖推恩近重而远轻也，然子孙之心终有不忍。本朝封赠三代，一如见爵，教孝之典，可谓大备矣。